

# 衛斯理之死？

## 我看倪匡科幻小說

◎ 顏忠信

「透明光」為透明人加入了新的內容

「連鎖」曲折離奇雖有點虛無卻發人省思

「尋夢」雖幻而不科但是以輪迴來釋夢令人眼睛為之一亮

……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無限的可能與無常的人生之間的永恆矛盾，常從這顆腦袋中編織出來……！

在臺灣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張系國是何許人也，但是不知道倪匡——或者說，沒聽過衛斯理這三個字的人，大概就不多了。想在臺灣的文化界出名本來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，媒體的宣傳，「文人」的吹捧再加上市場口味的迎合，毫不費力的就可以造就一位文化明星——如果還稱得上文化的話。倪匡的受歡迎，不禁讓我們想起幾位通俗文化的名人，如愛情小說的瓊瑤，如武俠小說的古龍。

把倪匡和瓊瑤列在一起，似乎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但是兩者的確有太多的類似。早期瓊瑤的小說（如幾度夕陽紅等）即或稱不上佳作，但也不至於流於空泛乏味，但是市場上的反應，讓瓊瑤的小說開始流於公式化，也逐漸脫離了社會，形成了一個個蒼白無生命的機體，乃至於在一遍又一遍的自我封閉自我膨脹後，她的小說成了另一類社會的“毒品”。但是，沒有人能否認瓊瑤小說的市場魅力，在臺灣成長的女孩不曾讀過她的小說的，大概也不多了。

她的影響力之大（書、電影、電視一次又一次的賣錢）與她受知識份子鄙視程度的差距，大概就是所謂藝術與商業之間的距離了。

所以，把倪匡看成另一類“男性的瓊瑤”倒也不失為很好的比喻，雖然武俠小說也同樣佔了男性閱讀的大宗（這裏的男性當大多指年輕人或學生，成年人大多是不看書的，除了露骨的書刊外）。倪匡的科幻小說開始為人所注意，始於民國六十九年，那時「老貓」在中國時報上連載，由於中國人寫的科幻小說不多，且多屬於冰冷的機器人和與現實脫離的未來世界，所以結合恐怖、科幻、偵探、民俗的「老貓」，一下子就受到注目，同時也打響了主角衛斯理和作者的名氣。其實早在「老貓」之前，倪匡除了寫些武俠小說外，也已開始寫奇幻小說，坊間看得到的如黑女俠木蘭花系列（但似應歸於偵探類、諜報類）、遠景的奇幻小說系列（如鬼照片、金酋長等）、金蘭的科幻小說系列（如海異、心變等），但是這些中短篇的



小說並未引起特別的注意，而且以主角（如衛斯理、原振俠、羅開等人）串貫各書的情形尚未出現（這時期衛斯理應已出現，不過仍是諜報人物，原振俠在「血咒」中已出現）。真正令人注意的是從「老貓」開始的一系列衛斯理故事，而倪匡寫得較好、較精彩的也是這一系列（遠景）中期的幾本書。

衛斯理出現在倪匡的小說始於「鑽石花」，「鑽」書既不科也不幻，同時衛斯理這時又年輕又可愛，與後來老氣橫秋、自大又暴躁簡直判若兩人。真正以衛為主角的科幻小說是「妖火」，「妖火」「蜂雲」等書說不上精彩，但是這時期倪匡的想像力相當豐富，時時有令人驚喜之作，同時也逐漸塑造屬於倪匡小說的風

格和特質（可惜這些風格和特質，在後來缺乏想像力的情況下，變成了僵化而令人不耐的公式），例如在科學未知的領域中加入了屬於古老的傳說，而有世說“新語”的妙著，如借著科幻人物來暢述作者的觀念及對現世的批評，如偵探小說般佈下種種疑團非到最後不知其解，有時又與時勢人物配合作出種種推想，凡此種種雖然作者的文筆未達盡善，但是在強有力的情節推動之下，作為休閒小說倒也失為佳作的知識及感受。「透明光」為透明人加入了新的內容，「連環」曲折離奇雖有點虛無却發人省思，「尋夢」雖幻而不科但是以輪迴來釋夢令人眼睛為之一亮，結局也甚精彩，「後備」以尖端的醫學幻想來解釋當時失蹤俄酋的秘密，（其中施行肢體後備置換的醫院後來在原振

俠的故事中一再出現，但只是一遍又一遍炒冷飯而已，早已失去對讀者的吸引力），「無名髮」的構思相當大膽，從頭髮引申出的哲人傳奇雖然稍簡陋！但仍有精彩處。這時期倪匡的作品雖然參差不齊，但是他善於利用圍繞在現實人生的素材（眼睛、頭髮、血液、電梯、玩具、星象、書籍……）所以一開始接觸的讀者很容易被他幻想吸引住，而嘖嘖稱奇。

但是從「第二種人」「茫點」開始，倪匡式的公式已開始令人不耐：故事剛開始離奇事件↓偵索追尋↓答案出現↓一番說教。故事剛開始愈曲折離奇，讀者的期待愈大，但是一再的雷聲大雨點小，一再的自圓其說，一再地愚弄讀者，已漸漸令讀者感到失望，而最後作者想藉書中人物表白的諷諭或觀念，也開始變得一廂情願與嘮叨不已。還好作者的想像力尚未枯竭（「追龍」以星宿來諭人事（雖然結果令人失望），「活俑」以秦皇的不死人為體裁），再加上電視臺衛斯理劇集的助瀾，即便其小說內容已走下坡，其人的名氣却正上揚。

從「命運」開始到皇冠一系列的「倪匡科幻空間」，似乎已判定倪匡科幻小說的死亡。前述的優點幾乎快消失殆盡，再加上題材一再地炒冷飯，內容的拖泥帶水，似乎賣點除了作者的名氣外，所剩已無幾。於是，我們看到類似瓊瑤的封閉、不食人間煙火、自戀與自怨的氣氛充斥其間，倪匡的小說已不再創造令人優游其中的幻想空間，取而代之的是關閉自己和別人的無形樊籠。「愛神」「尋找愛神」「大犯罪者」的愛神系列令人如同嚼蠟，「鬼鐘」「

# 夜光

倪匡著







妖偶」「魔像」「怪頭」中羅開與時間大神的鬥爭讓人提不起興趣，「火鳳」「幽靈星座」「黑暗天使」「夜光」「迷失樂園」「異人」「飛箏」這些外星人恩怨的故事實在乏善可陳，原振俠「巫豔」「降頭」等與巫術有關的故事不知所云，「電王」的故事是過去短篇科幻小說的延續，和「血統」「狗尾續貂」及「黃金故事」的無力感，通通說明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倪匡想像力已乏困。其間倪匡或想突破現狀，但是成績實在有限；「極刑」令人心驚却後續無力，「黃金故事」其實應算是武俠小說，硬要和科幻扯在一起，可以，但是總是漏洞百出。「謎踪」只不過開了讀者一個玩笑，其中的缺憾仍無改善，「背叛」是作者另一類嘗試，可

惜作者雷聲大而雨點小及一廂情願的毛病讓讀者失望氣結。「招魂」的構想很好，比起「密碼中不成熟的太平天國故事，顯然比較引人了。

倪匡小說中的人物也和作者一步一步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泥沼。他們（衛斯理、原振俠、羅開）逐漸形成共同的特色——在作者及讀者的默許下，他們一個個成了無可救藥的自戀狂。這種情形在「亞洲之鷹」羅開的身上最為明顯。羅開其實是「科幻中國版」的007情報員，他們的冒險行誼也差不多相似：異國情調的氣氛背景，美女相擁的性愛奇觀，有點桀放不馴，標準的大男人沙文主義，一樣的矯健身手，一樣的機智過人，同樣的抗爭未可知的強大敵人。但是我們的主人翁却似乎更聞名於世界，與其他二位（衛、原）一樣，同為有不

凡遭遇的人黑暗中的明燈（只有他們才配解決他們的問題），在世界各國享有各種特權（連美蘇兩大集團都得看他們的臉色），沒有現實生活負擔（原振俠有個正當職業，但誰見過天天往外跑的醫生，而羅開在瑞士銀行的存款是天文數字，衛斯理也繼承一份龐大的遺產），再加上美女爭擁（衛斯理比較安份，因為有個完美無瑕的老婆白素，這也令人懷疑是不是因而後來才創造出原、羅兩位人物，去代替衛斯理（或是作者？）行使男人對女人的各種偏視），讓我們覺得作者創造出來的這些人物不是過分迎合讀者潛在的慾望，甚至病態地誇張了某些人類無可避免的缺陷，在科幻、正義、智慧的幌子下，成了另一種麻痺身心的毒藥。或許這樣看待一本休閒讀物似乎嚴苛了一點，但這如果想到「藍波電影」在臺灣的賣座竟比香港、日本好，我不由得有點擔心了。

在遠景版的倪匡科幻小說扉頁曾刊登金庸對倪匡作品意見的幾句話：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無限的可能與無常的人生之間的永恆矛盾，常從這顆腦袋中編織出來……！

曾幾何時，這些讚語變成了反諷。在極度缺乏正當休閒娛樂的臺灣今日，我們極不願意見到會是彗星的倪匡快速地隕落，但望金庸的這幾句話能重新帶給倪匡一些感悟，否則總有一天讀者會放棄這塊他們曾經蜂擁而至的園地，讀者的眼睛未必是雪亮的，但是在這個成名容易潰敗也不難的世界裏，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。